母亲的手作文

作者：小六 来源：网友投稿

本文原地址：https://www.xiaorob.com/gushi/muai/2461.html

ECMS帝国之家，为帝国cms加油！

母亲的手作文（通用6篇）

在平日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里，大家都经常看到作文的身影吧，作文根据体裁的不同可以分为记叙文、说明文、应用文、议论文。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作文感到非常苦恼吧，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母亲的手作文（通用6篇），仅供参考，欢迎大家阅读。

母亲的手作文1

那天，我倚在老屋外的梨树上剪指甲，母亲走过来，把她的手伸给我：“顺便帮我把这个指头的指甲剪剪，我眼睛不太好，看不清楚。”很惭愧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母亲修剪指甲。

其实，母亲的手指甲很圆润，我想，年轻的时候，一定也如人们常常形容的那样——修长如葱吧。可是，如今已经被刻上了岁月的斑驳。母亲的左手的中指第一节是弯曲的，几乎有90°，上面布满了疤痕。这个指头是母亲在割草的时候多次用刀伤到它，后来，据说是里面的筋被割断了，就直不起来了。这样弯曲的手指在后来做饭切菜时，又多次切伤，就成了现在这副伤痕累累的样子。

母亲的手放在我的手心，除了能感觉阵阵的温暖从她的手心传到我的手心，其他的感觉就像握着一片老树皮，对，就像我依靠的这棵老梨树的皮一样。小时候，冬天身上老痒痒，最喜欢的就是母亲温暖的手伸进背心里，不用她挠，她只需要轻轻地用她那像老梨树的皮一样的手在我身上摸摸，我便能浑身舒服了。如今，这手掌上的裂纹更多、更深了，我在想，现在挠痒痒，会不会更舒服呢？

我将指甲刀放在母亲的拇指甲上，这个指甲已经变得又厚又硬了，我用双手捏住指甲刀，使了很大劲，那指甲才“咔”地跳走了一小块。母亲笑了，这手掌的皮厚，连指甲也这么厚了。好熟悉的话语啊！小时候，我常常长冻疮，整个脚肿得红红的。母亲干完活儿，总会带回一些麦苗叶子，或者在邻家找个药柑回来，将这些东西在锅里煮沸，然后就抓起麦苗的叶子或者柑橘皮敷在我的冻疮上，我的脚都觉得好烫好烫，可母亲的手，就像没感觉。她说：“我的手上那么厚的茧子，不怕烫！”其实，每次给我敷完冻疮，母亲的手也是红红的！

我使了好大的劲，终于将母亲的十个手指甲剪完了，我打开指甲剪，准备给她磨磨，母亲说，这老手有啥磨头，一会儿做事自然就磨平了。我坚持给母亲修磨了。

再看看这双长满厚茧的手，从未享受过化妆品的润饰，在岁月的风霜中变得那么粗糙。但是，它却托起了我们原本一贫如洗的家，指给了我幸福的方向……

母亲的手作文2

母亲今年已经77岁了。今年中秋节回家，见到老人家虽已白发鬓鬓，精神还十分不错；尤其见到我们几个在外谋生的儿子及孙辈，虽不敢说衣锦还乡，但几乎每个都衣食无忧，轿车出行，事业小有成就，那份高兴劲儿溢于言表，满脸被沧桑岁月所刻画的皱纹也舒展开了。孙子孙女未到而立之年，就能在厦门、武汉购房购车，更是喜得老人家

常常合不拢嘴，一副假牙时不时就露出来晒太阳了。

母亲一生生育有多个子女，为了把我们姐弟八个拉扯大，父母亲当年的艰辛自不必多言。母亲现在和六弟生活在一起。六弟是我们村小学的校长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所以他是我们兄弟七个中唯一没有外出讨生活的。母亲的日常生活就由六弟夫妇俩照料。

中秋夜快吃团圆饭时，发现母亲还没回来，六弟就向我们诉说起来。并不是母亲的如何不是，而是母亲的闲不住；七八十岁的老人经常都还在田间地头“ 摸摸修修 ”（意为勤快、闲不住），每逢墟日就挑一担菜去市场，卖个大半天也卖不到几个钱；知道的是她闲不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子女不孝，还要老人自己挣钱用呢。我们都知道弟弟的埋怨只是担心而已，怕母亲万一有个闪失不好交代。

其实，母亲闲不住是她一辈子的秉性。自打我记事起，母亲的一双手总是在不停的劳作。生产队时，母亲天不亮就去田地里加班挣工分，她常常说：“ 早起三朝当一日 ”，为了多挣点的口粮，她瘦小的身子几乎每天都在田间地头迎接朝阳的升起；加班回到家，匆匆吃了早饭，带着担杆落脚（生产工具）又没入生产队的劳动大军中。中午太阳当顶，人们趁着这一点空挡抓紧时间小眯一会儿，可母亲还得到屋后的小河里洗涮一家子的衣衫；我们客家人有大男子主义思想，男人是不会去洗衣服的，而我辈唯一的女性——大姐在我幼年时就到龙岩毛巾厂工作了，所以我们家的衣服都是母亲一个洗。母亲那双刚刚放下犁耙镰刀的手，又不得不奋力去搓洗起衣服来。毒辣的太阳笼罩大地，母亲顶着烈日，那双手犹如机器一般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，把日子搓揉得清清亮亮，把一家子的生活铺排的井井有条。而傍晚回家时，母亲总也不会空着手，要么打把柴火，要么去菜园侍弄一番，顺便把晚餐的菜带回来。

母亲的手是那么的勤劳，是那么的有力。当然也是一双严厉的手。沉重的生活重担压得父母直不起腰来，父亲生性老实，不太善于管教小孩，母亲便又把这一重任接过来。我幼时生性顽劣，经常生事生非，或不听家庭安排偷懒不干活，每有此类事件发生，母亲的巴掌便会毫不犹豫的落在我身上，不过大多数只是重起轻落，偶尔真的打我，那也是我犯了滔天之罪，实在太伤她的心，还没下手母亲的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。

母亲的手能干，田里犁耙轳辘，上岭作柴，家里蒸酒做粄作豆腐，洗衫烫衣缝缝补补，无一不能。但母亲却有两件事不做：一是纳鞋底做布鞋，二是逢年过节从不下厨房。

小时候，社会经济发展缓慢，物资匮乏，几乎没有家庭能买得起胶鞋，皮鞋更是只有工作干部同志哥才有权有钱穿。我们农村乡下人能有一双布鞋过冬就已经是十分的奢侈了。因此，每到秋天，就有人开始“ 晒布骨 ”；首先，把一爿门板卸下来洗干净，熬好浓浓的米浆，在门板上涂一层，再把自家的或讨来的破布铺上铺实，晾干，再涂浆铺布，如此反复铺上十层左右。冬日农闲时或雨天不出工，晡娘子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凑在一起，纳起鞋底做起鞋来，那苎麻绳和鞋底摩擦时发出的“ 索索 ”声此起彼伏，煞是好听。但在这群人，从来不会有母亲的身影。每当看到人家的小孩穿着刮新的布鞋，心里羡慕死了，因为我脚上穿的永远是哥哥们穿不着传下来给我的旧鞋子。其实，现在想起来，那不是母亲不会做，而是实在没有多余的布可供利用。母亲不下厨房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父亲的手艺不错。

孩提时怕母亲，怕那双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在自己身上。但每每我总是喜欢偎依她身上，让那双手给我掏耳朵，此时，母亲的手是那么的温柔，那么的'轻巧；或者，她会轻轻拍着我，哼唱着客家山歌小调，这种温馨的情景至今还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成为永恒的挥之不去的记忆！

后来，长大了，羽翼逐渐丰满，身体就离母亲越来越远了。母亲的手不再打我，而我也远在千里之外的泉州，时不时体味母亲的手落在身上的滋味。

前几年，小弟弟结婚在厦门办酒席，母亲高兴，提前几天就去了厦门；我因工作原因，在他举办婚礼的当日中午才驱车前往，那时刚买新车，驾驶技术不过硬，在同安马巷出了点小意外，把我吓得不轻。等处理完事情赶到厦门时，弟弟的婚礼已经开始了；母亲一看到我，立即从主宾席冲到我面前，她那略显佝偻的身躯此时显得那样的灵巧，迅速穿过拥挤的人群，紧紧抓住我的手，不时抚摸着，上上下下看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看着母亲的眼神，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，眼里满含泪水。母亲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放，仿佛要把我受的委屈和不幸通过这双坚强的手引到自己身上，帮我化解和承担。我忍住泪水，强装笑脸，母亲确认我安然无恙，才松了一口气，说了一句：“ 阿弥陀佛！菩萨保佑！ ”

吃过团圆饭，我就要离开家乡，母亲塞给我一个可乐瓶，说里面装的是芋荷干（芋杆晒干后再腌制，工序繁杂）。六弟说：“ 知道你们要回来，妈妈早就找来可乐瓶，小小心心把芋荷装进瓶子，用筷子筑结实，怕会生白发霉。她没忘记你爱吃芋荷干。 ”母亲的手是闲不住的手，她又把家乡的味道采集起来装进瓶子，让我带着，好让我亲近她，记着她，念着她！

我们客家人喜欢对老人说，长命百岁见五代。这句话看似俗气，却饱含对老人深切的祝愿。我也借这句话祝福我的母亲，以及天下所有的母亲！

母亲的手作文3

“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蚤。 ”女诗人将曲折的一生浓缩为片言丝语，在繁富精致中暗透着死亡的气息。这应该就是生命和死亡的对峙吧。

生命何其精彩，何其辉煌，而死亡却并不因其精彩，因其辉煌而却步，它极有节律地前进，直至侵噬生命的全部。而后又开始了新的生与死的轮回。在这往复的过程中，截取一瞬间的景象，没有开始，没有结束，然而我们凝神看它时，过去发生的，现在进行的，将来出现的却都在眼前了。好的比喻，应该比它自身的文字更辽远，更广阔。

初看这句话时，正值心路历程中满布阴霾的一段，仿佛心灵深处的某个机关被拨动，紧锁多日的愤怒、压抑早已溶作无奈，汹涌而出，连舌尖上都是涩涩的苦味，不禁为张爱玲的绝世才华所倾倒。也许，我们都有过想飞的年龄却折断翅膀的经历，或者她的要求更低，而生活却拒绝满足。但是，只有张爱玲的敏感和纤细，才能创造这样的比喻。而远年的我读来，是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奈和悲凉。

当我跌跌撞撞地走过那段阴霾，从疼痛中学会了成长，我又想起了那个比喻。那略带冷漠的、置身事外的口吻如凉水一般为因年轻而时常发热的心降温：美丽的愿望不一定会实现，现实之中总有失败，当你的心中升起一个愿望，务必留足够的空间给相应的失败。好的比喻，绝不是密室中的一幅名画，长年维持着同样的面孔；它应该是人生路上一处风景，随着你脚步的移动，展现出不同的姿态，完善人生的美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一位长者和我谈起了这个比喻。他耐心地听了我的评价，而后语重心长地说：“ 一尘不染的长袍并不美，缺少了生活的气息。爬满了蚤的长袍，固然悲凉，却有蕴味。回首人生，遗憾与成功都是一种美，少了遗憾，成功便不为成功了。你要爱生活，就要爱生活的全部，否则就无法领悟生活的真谛了。 ”一旁看电视的叔叔猛然插言道：“ 年轻人该有锐气，拿起杀虫剂，管它蚊虫跳蚤！生命设置的挑战，应当勇敢迎战！ ”我的心里拂过了几股清新的风。

好的比喻，应该如魔镜一样，在众人心中投下万千各异的形象。“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蚤。 ”

母亲的手作文4

世界上的手有千千万万。婴儿稚嫩的手、纤细灵巧的手、少年红润的手、青年健壮的手、中年人青筋突起的手、老年人枯瘦如柴的手然而，最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母亲的手。母亲的手是勤劳的手。

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没有多少文化，但她用勤劳的双手从早忙到晚。清晨，她用那双手烧火、做饭、喂鸡、喂狗，还要送我上学；白天，她用这双手在地里干活，春耕夏锄、秋收冬藏，一年四季少不了她。长期的艰辛和劳累使母亲的这双手变得像树皮一样的粗糙！

每到天气寒冷的季节，母亲的手指节变得粗大、甚至变形，手指上都裂开了一道道血红的口子我爱这双温暖又坚强的手！

我更爱我的母亲。

母亲的手作文5

妈妈的一双手每一天都在不停地劳动著，直到今天都已经有很多年了。岁月和清洁剂的摧残，在妈妈的一双手上留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皱纹，厨房裏的菜刀也在上面刻下了许多若隐若现的「战绩」。每逢天气转凉，气候变得乾燥时，我就可以看到一双满铺著裂痕的手，可是无论这双手变成怎样，它都会一直在劳动著，一直为我带来温暖而舒适的家。

不管春夏秋冬，妈妈的手都不会停下来歇一歇。早在太阳还没有升上来之前，她便会起来给我和哥哥煮早点，并且要把两个睡得朦朦胧胧的大懒虫弄醒。每天清早，家中都会像被搜掠过似的，「妈妈，我的校服放在哪儿」「妈妈，我的袜子到哪里去了」然后一双忙碌的手又要到处翻翻抄抄，四处搜寻。经过一场翻天覆地的搜寻后，我就会胡

乱吃少许早点就上学去。那时候，妈妈只好无可奈何地收拾这个「残局」。并且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，抹地，洗衣服，抹窗，抹家具……她都熟练地每天重复著。不知花了多少个小时，家中一切便会井井有条，一尘不染了，可是妈妈的手也疲倦不堪了，她不得不坐下来歇一歇，这正是她一整天里最空闲的时候，可以安坐下来看看报纸。可是不一会儿我们放学回到家，她又会再忙得不可开交，除了督促我们做功课外，她还要准备晚饭，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，看她在厨房里像蜜蜂般不停地忙碌著，我看得眼花眼撩乱，她更是头昏脑胀了。

妈妈的辛劳常常不获得我们赞同，不是嫌弃这样就是讨厌那样。可是她从不觉得难过，反而不断地努力改善，而且也从不埋怨。有时候，对於她那双乾皱著的，伤痕累累的手实在感到不解和钦佩。它好像是从不疲倦的，而且做事情也从不失当，总是把所有麻烦的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，多麼了不起的一双手啊！这麼多年来，她为著这个家不顾一切地付出著，不曾埋怨，不曾舍弃，不曾后悔，只是默默地工作著，为我们带来不可代替的温暖。

母亲的手作文6

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母亲有一双温柔而美丽的手，我也一样。然而，最近回家，我见到的母亲的手。很使我心酸。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啊！大大的，黑乎乎的，沾满了泥土和草叶的汁水，又是那样的粗糙。冬天刚刚开始，它就已经开裂，粗粗的手指上缠满了胶布。但母亲的手却一刻也不停地忙这忙那，一会儿去割草，一会儿又去锄地。她洗衣服时，将那双手伸入冰凉的水中，我看见她打着寒颤，口里“丝丝”地吸着冷气。唉！可爱的母亲，然而她竟不肯休息片刻。那天吃过晚饭，我便打开电视机来看，母亲却拿出菜刀，开始切白天割来的猪草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母亲飞快地切着，一把接着一把。不一会儿，一刀一刀切得很吃力。突然，她“哎哟”地叫了一声，扔下菜刀，右手紧紧握住左手食指，血从指缝中流出来，想是切得很深。我从椅子上跳下来，猛一想拉开抽屉，拿出白纱布和止血药。母亲松开左手食指，血沾满了那只手指，殷红，殷红。我连忙给她上了药，缠上了白纱布。血又染红了白布。我却歉意地说：“今天你要回学校，不能早点给你做好早饭了。”我紧紧捧住母亲的手—那双大大的、黑乎乎的手，眼泪不住流下来了。时间飞逝着，不觉已到了上车的时间。不知怎的，我却十分留恋家里，留恋这一片温馨的乐土。于是，我一会儿上楼装模作样地像在寻找一本书，一会儿又下楼来东翻翻西看看，母亲默默地看着我，走过来，用她那只受伤的手，轻轻抚摸着我的头，柔声地对我说：“雀儿总要出窝去学飞的，孩子，不管家里多好，为了读书，你不该留恋这些。”我抬起头望着那双充满爱怜与期望的眼睛和那职缠着纱布的手，我突然发现，这不是我梦职所见的吗今天，我在这异地的中学读书，任何时候，我都忘不了母亲那双手，那双大大的、黑乎乎的、裂开了皮肤的手；忘不了她送我时那双手向我倾述的无限含义。

啊！母亲的手，不管它的外表是多么难看，多么丑陋，它血管里流动着的，永远是殷红的、热爱儿女的血。

啊！母亲的手！

更多 母爱故事 请访问 https://www.xiaorob.com/gushi/muai/

文章生成PDF付费下载功能，由ECMS帝国之家开发